

在東縣作
申來去

2/27/28
F. 500



引言

本書係郭沫若先生在淞滬戰事爆發前夜返國，於上月十九日應蔣委員長電召往京，在敵機轟炸中，往來京滬途中的紀行作，爲歸國後第一長文，書中對敵機轟炸的暴行，抗戰期間的京市，首都軍政當局，淞滬的前線，蘇州及其張（一鵬）李（根源）二老，皆以極酣暢生動之筆，一一加以描寫，我國抗戰勝利的前途，從所叙的各方面，亦可獲得充分的保證，並於本篇後附載其最近所寫「由日本回來了一」前線歸來」傑作兩篇，各約萬言，凡關心抗戰及愛好郭先生作品者，希盡力購讀與推許是幸。

篇 者 二六，一一，一。

目次

在轟炸中來去·····	一·····四五
由日本回來了·····	四六·····六二
前線歸來·····	六三·····七六

在轟炸中來去

廿號傍晚離開上海，到達某地，正擬往訪辭修時，辭修偕俞樵峯部長迎頭而來，言將往前方對某師作訓話。於是又被邀約上車，向×××出發。

車中辭修告我，某師戰績最佳，現整理完備又將加上前線，集合班長以上的人訓話。

在敵前集全師官長作訓話，雖在夜間，我是感覺着有點冒險的。

這冒險，辭修也有點耽心，他在一次長時間的沉默之後，突然對我這樣說：今晚要託你的宏福才好。

這意思，我沒有懂得。

辭修又加以說明，他說，你自已的文章上不是說過，說你今年交大運？

這一說，我便恍然大悟了，原來辭修讀過了「由日本回來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兒

是寫着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話。

夜是朦朧的夜，月光藏在雲中，但隱隱可辨其所在。達到目的地時，正面的空中有紅綠各色的光球昇上，是漢奸放的信號，接着便有飛機的拍音，但機影不可見。

士官們集合在一處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辭修約樵峯和我一同去訓話，但我們辭謝了，立在路旁聽候。

訓話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因為在辭修之後，尚繼之以軍長師長。

正在訓話途中，轟然一聲落下了一個炸彈，離集合處不遠，自然是敵機投下的。但士官們屹立着，連頭也沒有掉動，

訓話畢後又登車就歸途，途中，辭修又對我說：今晚真是託了你的宏福，假使那個炸彈投在隊伍的正中，豈不是一場大禍？

是的，我自己近來都有點相信命運了，就是我自己實在託福的事情很多，這怕是託的國家民族的福吧？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祚祥，」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這道理

，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參透。

在某處與樵峯相別，他是要往××的。他說，他明天下午要回××，我便想搭他的油，搭他的汽車同去，約好了明天往××訪他。

到達司令部時已夜半二時過，是夜宿辭修室中。

二十一日傍晚抵蘇州，用電話叩問樵峯，樵峯已去矣，當夜決於吳縣留宿。

宿處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濃重甜密的香氣。時有飛機來的警報，但余却甚泰然。睡眠甚安穩，因一切行裝乃來時在上海所新製者，頗覺舒適宜人也。

次日，因須等汽車從前方開來，便得到了充分的閑暇，午前在蘇州市上觀光了一遍，市民尚鎮靜，但商店多閉戶，這心理覺得有些可笑。閉戶大約是禦防轟炸吧。然而飛機的炸彈如投不中你的店舖，你何須乎關門？如投中了你的店舖，關門又有何益呢？大家與其說太不夠勇敢，寧可說太不夠聰明。

想起了蘇州有兩位老前輩是值得專誠拜訪的，一位是李根源先生，一位是張一麐先

生，這張李二公，據我的拜訪所得的印象而言，實在是值得稱爲『天下之大老』。

李先生是在一座小小的農人家裏遇着的，穿着異常樸素，一見便令人聯想到『三國志演義』上的關壯繆。

先生精神甚好，但右頸上有某種皮膚病，皮呈古銅色的鱗片狀，因而右頸下的淋巴腺的浮腫，先生雄於談，音調甚激烈，猶言當年叱咤三軍之概。

先生說，他的主張是『內王外霸』他主張中國的動向只宜注重國防，一切粉飾太平的建設都是不需要。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便證明了。

先生又說，他對於蔣先生，在十三號以前，他也不甚佩服，但自十三號以後，可他以向他叩頭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異常誠懇，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潤意，臉上也浮出了細密的汗珠。

蘇州的美國教士於救護傷兵事甚爲熱心，士兵以入蘇州病院爲樂，蓋外科手術既佳

，而待遇又好也。美使詹森曩命教士們退出中國，而教士們不肯——這消息也是李先生告訴我的。

李先生的印象既像關羽；張先生的印象則頗類諸葛孔明，張先生人不甚高，顏面作三角形，無鬚，白皙，雖無綸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氣藹如也。

張先生便是在最近報章上傳播一時的『老子軍』的組織者。他的組織經蔣先生的電阻，自然中輟了，但他有一通復電，報上却尚未傳播。張先生把那電稿取了出來給我看看，稿子是用墨筆寫在幾張大型壁歷的廢紙背上。文辭懇切動人，我要先生拿在『救亡日報』上發表，先生慨諾了。

先生說，他前幾天在某處遇見馮煥章先生，煥章先生說他精神很好，他說：『我平常並不好，時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之來。我的精神便百倍起來，什麼病都沒有了。』

先生又說，我們中國人素來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們這次却伸起腰來了。我們中國人平常打死一兩個日本人，立刻要賠款兩三萬，但這次我們已經打死他兩三萬人，這如

在平時，不知道又要該賠多少款。先生叫我『統計』一下，說「怕有很多的零吧。」

先生書案上正寫就一張短軸，是臨的蘇長公的「天際帖，」「中秋後二日」所書。中秋後二日即余抵蘇之九月二十一日也。我便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說，就把這張送你作爲紀念吧，不過沒有上款，不要緊吧？我說，沒有上款更好。（是的，實在正好，假使像先生這樣的人爲我落個上款，而客氣地稱爲「先生，」那我是要永遠感到慚愧的。

）

於是先生便連忙去取了張報紙來，把字條捲好，遞了給我。我感覺着真是獲得了一件無上的寶貝。

拜訪了張李二公回寓之後，辭修派來跟我的一個人走來報告我，汽車已經開來了，正在上油。

發車時是傍晚六點鐘。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處有兩架大卡車停止着的地方，我們的車也停止了。前車的司機者來告訴我們，有敵機來襲。諦聽時，在朦朧的空中果然

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機，抑係敵機。

拍音消逝了，車又開動了起來。

整整走了一個穿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時，才到了南京，據說，夜裏所走的公路是繞過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訪第××軍駐京辦事處的趙處長淳如。由淳如作嚮導，接着便去訪問了××和軍事上的朋友們談話，我覺得是最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態度很直爽，而抗戰的意志很堅決。

是在××那裏講的話。我的估計是蘇聯的加入戰爭，或許會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勢而發動。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蘇聯東方軍的空襲。蘇聯由海參威發動空軍的力量，可以炸毀日本心臟地帶，如東京，橫濱，大阪，神戶等地，而且飛機的飛程可以來而復返，返而復來。日本的空軍固然也可以炸毀海參威或更進炸毀其貝加爾湖南岸之重工業等地帶，但此等地帶並無關於蘇聯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軍要想炸到莫斯科。或列寧格

勒，那等於是一種夢想。我們的對日抗戰，日本人是在求其速戰決的，然而我們的抗戰意志日益堅固，速戰速決已經勢不可能，而使得日本人發生了焦躁。抗戰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亢進，因而對於蘇聯的恐怖也就愈見激增。爲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覺得日本人先下手襲擊蘇聯的可能。

至柔不甚同意我這個意思，他說，日本人是應該先以全力對付在我們，一面敷衍蘇聯，不讓他捲入漩渦，方爲得計，一時要對付兩國，他是不會那樣愚蠢的。並且蘇聯的戰備，她也襲擊不了。

至柔的見解本來是經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場上來說，自然是應該先以全力來對付我們爲得計。然而日本的軍部早是把理智喪失了的。他們如還爲理智的活動，第一層他們應該覺悟到對華侵略只是增長他們的亡國的危機；其次至少也應該覺悟得既在華北作戰，便不應該再到南方來牛蠶。然而關於這兩層他們都死不覺悟，我們可以付想到他們自己會是以襲擊蘇聯爲得計的蓋兵法所謂「先發制人也」。

不過這些都是估計，究竟事實怎樣，只有等待時間來解答。

一口皮箱，一囊被捲，被淳如處長命人搬進了首都飯店。於是暫時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頓在那兒的二百十四號室裏。飯店純依西式經營，室內亦相當潔淨。有浴室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掃蕩我兩三日來身上所積蓄的塵垢。

在潔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說的『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在古時候似乎是最愛潔淨；最重視沐浴的民族，對於沐浴一事竟賦予了宗教的情操。曾點的『浴乎沂，風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讚獎，大約也就是出於這同一的情操罷。但這在印度和歐洲的中世紀却是兩樣，儘管宗教儀節異常嚴重，而沐浴是被視爲了罪惡的。據說浴時和浴後都發動人的淫思。而心理和我們民族的心理似乎有點兩樣。不過我們的民族後來也不愛潔淨了，同樣也有以沐浴爲撥發淫興的習氣，不知是否受了西方的影響。

不管他，我究竟是中國人，重視沐浴的遺傳因子，仍然在我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歡

沐浴的。據我自己的經驗，沐浴之後，儘可以減少人的雜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了起來，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張潔白的手巾罷，你自己初拿到手時，總是不好隨便污穢它的。故爾沐浴之後，必然地伴以心齋，我是這樣地感覺着。有了這樣的感覺，就要和上帝見面，似乎真可以泰然，雖則我自己并不相信有什麼上帝。

浴後，坐就南窗下的書案，給上海的友人寫了兩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氣是昏濛的。起伏着的紫金山在西首靜峙着，有一高峯突尖銳，頗類日本的富士。略畧動了一下登臨的興趣。但也想到應該做的事體還多，這種閒情，僅如微颺一抹而已。

腸胃仍然是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飯亦不想進，便率性實行了斷食的齋戒。

室中是有雙床的，我佔領了一張，倒上床去畧略休息了幾刻鐘，醒來時已快午後一時了。早上由淳如處長早已約定，在午後一時當去訪錢慕尹先生，不一會，淳如也就坐着汽車來了。

慕尹先生是第一侍從室的主任，我們的見面這回還是第一次。第一次見面，覺得慕

尹先生的身體很魁梧，而氣象却雍睦，我把辭修寫的介紹信交給他，同時也把由上海來時何香凝先生所委託的慰勞蔣先生的一大包絨綫編物也點交了。彼此畧略談了一些客氣話，於是便告辭了出來。

回到首都飯店，和淳如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XX軍後方辦事處去訪問葉劍英。葉是北伐時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闊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後一次的聚首，記得是民十六年八月初頭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隻湖船上。湖，大約是甘棠湖吧，因為是沒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朧。我只記得湖中四處有菱浮汎，我自己還把菱拔起來，剝食過幾粒新鮮的菱角。同船的，記得有陽翰笙，有李德謨，似乎還有梅襲彬，但當夜所談的話已就和那夜景一樣，完全朦朧了。

在一間陳設很簡單的狹小的會客室裏會見了劍英，他的豐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過，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總覺得表情有點寂寞，這大約是由於他是善戰的勇將，他的背境應該是幾萬大兵，而不應該是幾張棧發罷？

問了些陝北方面的朋友們的消息，也問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們的地址，接着我又分頭去開始了我的個別訪問。

最先去訪問了陳立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立夫先生不在，力子先生也不在。我曉得他們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張字條，告訴了我住的地方，并請求指定時間和地點，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訪問了李應潮先生，這次是會着了。由應潮的轉告，才知道陳真如也住在首都××。因此我從應潮那兒告辭了出來之後，便連忙地趕回旅邸。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躊躇了起來，想去訪問多年不見的田漢。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電話到新民報館去探問便可以問明，但那報館裏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們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地便會在報上登出來，這是使我有點惶惑的。自己的名字在報上看見時，不知怎的，連自己都覺得有幾分憎恨。這怕是在日本過了十年的退隱生活所養出的情緒

罷。日本的新聞記者，他們實在做到了『無冕王』的地位，他們的一枝筆充分地可以生殺人。連日本人都害怕他們，覺得他們比『刑事』（包探）還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這是一位擅長篆刻的天才，他能刻細字，於方寸之內刻列萬言，圖畫也相當出色。我是在日本認識他的。他有一個時期在留學生監督處充書記，月領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讀，而且還要寄錢回國養家。他那堅苦卓絕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山大學藝術科担任教席，便叫人打電話到中大去問，但卻沒有問出一個結果。

怎麼辦呢？正在躊躇的時候，電話來了，是真如打來的。他又得到應潮的轉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約我到某處去和他同吃晚飯。

是的，這倒是一件大問題，吃晚飯——我已斷食了一整天的肚子，這樣告訴我說：真如比北伐時更健康了。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真如告訴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炮手』——吳履遜，和他的日本夫人離了婚，上華北的前綫去了。

這，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項戲劇材料，我現在略畧提供一些素材出來，希望在鬧劇本荒的現劇界能夠有人把它劇化。

吳履遜是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生，廣東人，身體魁梧，年紀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時是舊十九路軍的團長，在『一二八』的當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個男孩的時候，他在閘北向日本軍人放出第一發的大砲。

舊十九路軍雲散後，他遊歷過歐洲，在前年，又重蒞日本，我是那時和他相識的，也和他的夫人見過幾次面。他的夫人很愛他，他也很愛他的夫人。不久他們便回廣東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的當時，履遜剛好由廬山下來要回廣州，在上海又曾聚首過一次。那時他告訴我，說他很關心他的夫人，又說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生產了。回廣州後會來一信，報告着那第三次的生產又是一個男孩。